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刻醒世恒言 第十四回 錯赤繩月老誤姻緣

姻緣分定是天然。也有姻緣不似天。不信無緣當有定，如何半誤玉天仙；
天仙若果邀真福，奴隸原何擁麗娟，
世上盡多難滿事，巧夫又結拙妻緣。

唐朝有個韋固，旅次在宋城地方，遇著一個老人，在月光之下，檢看著一本舊書，對韋固說道：「這書乃是天下婚姻之牘。」又向腰邊解下個紫線織成的天孫文錦囊兒來。說道：「這囊中赤絲繩，係人間該為夫婦的足，若此繩一係，雖仇家異域，終不可易。汝之妻，乃是店北賣菜老嫗陳氏所抱女耳。」次日韋固往看，果見一老嫗抱著二歲小女子，其貌甚陋，韋固不喜，使人往刺殺之，誤刺其眉，這女子不死。後十四年，相州刺史王泰妻之以女。姿容甚美，其眉間常貼一花鈿，固再三逼問之，女對曰：「妾乃郡守之姪女也。父卒於宋城，襁褓時，乳母抱我乾市，為賊所刺。其痕尚在，故耳。」韋固惘然，才知婚真有定數，宋城縣令聞之，遂名其店為定婚店。如此說，是姻緣之事，豈不真有個天定麼？若是天定的姻緣，應得夫唱婦隨，青鸞配著彩鳳，方是相對，如何世上多有那如玉的天仙，倒狼藉在狂且之手；蓋世的才子，倒娶了個嫗母的對頭？這個也罷了，不得不說是前緣宿世了。還有那一字不識的奴隸，有了幾貫臭錢，就斷送了許多如花似玉的女子，豈不可惜！難道也都是赤繩係過了足的麼？這月下老也老大的無理哩！

如今聽小子說一個先朝故事。揚州府江都縣，有個二十四橋，橋西出個美人，他父親姓薛名盛卿，母親李氏。生這女兒喚做阿麗。果是人材美貌，傾國傾城。鮑照作詞曰：

東都妙姬，南國麗人，蕙心紈質，玉貌絳唇。

不但他人材美好，兼且詩史琴書，無不通曉。年方一十六歲，立意要嫁個天下才人，風流學士，不肯與傭夫俗子為偶，誰知當日卻被那係赤繩的慌慌忙忙係得錯了，卻係在一個有錢的臭員外足上。這員外乃是那平涼府靜寧州石門山人氏，姓赫連，名勃兀。這赫連勃兀家擁萬金，不識一字，他倒也立意要娶個美婦人為妻。也是那薛阿麗的悔氣，不幸父母遭了時疫，俱亡過了。就依著鄰家一個姓吳老嫗過日。這老婆子，卻是個不良的鴿子一般，專一哄誘這阿麗，要他嫁個有錢的財主，也挈帶他一天富貴。當不過這阿麗冰心玉質，立誓要選文材。

卻好那赫連員外援納已久，思量進京，選個縣丞佐貳，拿了幾千兩銀子，取路上京，來到這揚州花錦城池，怎肯走了個空次，卻訪得這二十四橋是個有名去處，就在那裡做了下處，吩咐家人說：「那裡有做媒的，多尋幾個來，我要討幾位娘子。待我選了官，卻好做奶奶哩。」這些家人巴不得主人有了這個口風，就好生事，做趁主人的錢。一時間喚了兩三個媒婆，個個說有幾個絕美的。這赫連員外道：「我不論銀子，只要人好，卻是我親自看過，才肯娶哩。」眾人都應道「使得，使得。」赫連勃兀約了日子，各家看了，都道：「好，好。」都要娶了回來。最後那吳老婆子引他去見了那薛阿麗，卻是不與阿麗說，魘地裡領了去看了。赫連員外大喜道：「這個定是大奶奶了，真實生得標緻。不知要多少財禮？」這老婆子笑道：「要一千兩；」這蠢婆子只道一千兩銀子討美人，就道是多了，心下道：「我討一千，他五百兩定是肯出的。」誰知那赫連員外笑道：「真個只要得一千麼？如此今日付了你銀子，就要娶來。」那婆子道：「我這女兒不比尋常，只是你娶了來，恐要費氣哩。」赫連員外道：「我娶了他來我家，怕他走向天去麼？」登時就把銀子兌付與婆子，叫了大轎，鼓樂喧天迎去。這婆子道：「你們吹鼓手不可到我家中，只遠遠吹打，待我引出女兒來，你們眾人抬了就走。」

便是那薛阿麗一些影響不知，被這婆子輕輕的只當賣了一般，真個鼓手在外等候，轎夫進去，這婆子對那阿麗說道：「今日我叫了一乘轎子在外，我要同你到親眷家裡去望望，你可梳頭打扮了去。」阿麗只道是真，打扮已了，轎夫抬了就走，前面鼓樂，吹響起來。不一時抬到了赫連寓所。幸喜有先娶的那兩個，一個叫做娟娘，一個叫做月姊，出來接著。阿麗心中還道是那老嫗親眷家裡娘子，連忙出轎來相見了。那二人道：「恭喜大娘子，賀喜大娘子。」只見那赫連員外衣冠了出來，硬直直、氣昂昂立著，只等喝禮拜堂。但見他：

麻面烏須，好似蒲草倒生羊肚石；歪頭對眼，猶如明珠嵌就海螺杯。

衣衫錦繡，狀貌猙獰。赤發鬼才下樑山，喪門神獨來庭院。

不是那蠢憨哥妄想胡媚娘，卻好像武二郎尋來潘大嫂。

一時看了光景，就嚇得個薛阿麗跌天跌地，大哭起來，千淫婦、萬老狗的罵那吳老婆子：「難道就騙了我，將我斷送在這裡麼？」當時有個笑話，打趣那新甲科，不論門第，貪著那鄉里土財主有些臭錢，甘把一個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，嫁與那村牛為妻。一日，這女婿上城來望丈人、阿舅，丈人家大開筵宴，水陸珍奇羅列滿桌，請了若干的貴戚，文人來陪新女婿。這村牛拿著一個橄欖入口亂嚼，便問阿舅道：「這叫做甚麼東西？」阿舅因眾客面前，不好意思，輕輕說道：「俗阿，俗。」這村牛真個認道：「這東西官名叫做俗。」忙忙回家，對那妻子道：「你家阿舅拿甚麼『俗』來請我，好像我們龔坑邊那株新生的囊子，只是生得兩頭尖小，怪不好吃。」他妻子向他啐了一口道：「有什麼吃的叫做俗？」那村牛也張口一噴道：「你不信，看我口中還是滿口的俗氣哩。」

可惜這薛阿麗一個女天仙，配著這個惡物，如何信是天生的佳偶？娟娘二人再三勸慰，這阿麗只因不知他是甚麼人家，甚等樣人，故此不肯，又看見那赫連員外形容醜怪，也罷了；那些行動舉止，一些也不似文人光景。這赫連員外笑道：「新娘，新娘，你既娶到我家了，難道再放你回去不成！不肯拜堂就罷，卻是定要做親的。」就叫娟娘二人扶了進去，他原是關西過客，又無親友，他就回到房中，這阿麗卻要去尋死路，赫連員外叫娟娘二人守著，勸他好好順從，沒得把他尋死。到了半夜之後，卻無一些轉動，就把個如花似玉的女天仙，用強狼藉了一番。可憐他：

嬌花豈任狂蜂彩，弱柳難經驟雨催。

阿麗只是要投河上索，卻被他守得緊，半步不離，就勉強他一同到了京師。又將出許多銀子，托人幹辦，打點衙門，要謀好地方。不科遇了一班光棍，他把銀子盡行騙去，與了他一張假憑，又被一起拿訛頭的，詐了若干銀子去，只得急急出了京城，往關西逃走。只是這阿麗心中不快，行到江心，要往江裡跳了下去，這赫連員外就大怒起來。罵：「這潑賤，你道我選不得官，你就欺負我麼？」揪過頭髮，將阿麗打了一頓。娟娘二人勸個不住，也私下對著阿麗哭道：「我二人容貌也不在你之下，只是如今沒奈何了。做婦人家的，嫁了一個丈夫，死活是他家人了，若是心下不悅時，恐被外人談論，不說我們皆玉貌花容不該配這般惡物，反說我們有外心，不是好人家兒女出身。你此後忍耐些罷了，難道我二人肯死心情願的麼？」阿麗聽他二人一席話，說得甚是有理，便住淚道：「是便是了，只是再要我與他同睡，是斷然不肯的。這個寧死罷了！」這赫連勃兀見他終日只是愁煩，沒些風月，便向阿麗又說道：「你只怪我不曾做官，故此不肯從我，我如今有個道理，過日再對你說。」

卻說這赫連員外有個表兄，現做著四川都監，鎮守川江一帶地方，叫做袁遜仁，也是個不識字的武夫，生得身長力大，卻也慣戰能徵：

但只是舞劍輪槍為本事，那裡管憐香惜玉是當家。

赫連員外回船，將次到了川江，先著個家人上去通報了。隨後便自己去拜了這袁遜仁，說：「小弟在京，被人騙了，官又不曾選得，到折了若干銀子。如今空手羞歸，無顏故里，卻在揚州討得一個小妾，今欲送與仁兄，任憑見惠些盤費罷。」那遜仁冷笑一

聲道：「老兄要銀子，就說銀子，值得甚的，休說那話。小弟若要婦人時節，遇著叛亂朝廷地方，隨你公子王孫的美貌婦人，盡數取了回來，中意的就收用了，若不中意的就將來分賞，或是賣了。這些女子那裡在我心上？只是你這一干酸子，見了一個婦女，就做張做勢。據小弟看來，亦何足道哉！」赫連員外一肚的熱氣，被他說得灰冷，自己也笑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卻是我那小妾極是勢利，他初到我家時，也極歡喜從我的。後來因見我官選不成，就不耐煩了，故此小弟要將他送與老兄。老兄如今是個現任的三品大官，難道他也不喜歡麼？」遜仁道：「既恁地時，老兄就送來，小弟也不多他一個。」真個赫連員外回到船中，將些好衣服把與阿麗穿了，叫了三四個家人，一乘轎子，不由分說，一直抬到袁都監衙門歇下。袁都監出來見了，真個是夷光再世，鄭旦重生，喜不自勝，連忙叫道：「進裡面去，進裡面去！」阿麗聽說心慌，自付道：「怎生又送我到這裡？這口氣卻又似我的對頭了。」心下尋思，左右無計。只見那袁遜仁走近前來，意思要將手來扶他。阿麗慌了，便向著那衙門前的那一塊上馬石，一頭撞去。

早是那袁遜仁的力大，一手就把阿麗輕輕的提了過來，大笑道：「美人，何苦如此！你在那員外身邊，怪他不曾做官，如今我是朝中大將，金帶垂腰，金印在肘，你還有甚不歡喜麼？你只道我真個就少你一個不成！」即命人役擊了一聲雲板，請衙內奶奶們都出來相見。只見裡面走了許多出來，長的、矮的、肥的、瘦的、白的、黑的。也有杭州人，梳個匾攢兒的；蘇州人，包著個狹狹的包頭兒；揚州人，穿著短衫大袖兒的；江南人，戴個高高髻兒的。也有穿著長裙兒的，也有係著一條褲兒的，也有蓬著頭的，也有懷著個小孩子的，嘻嘻呵呵，說的、笑的，哄地一聲，只聽門開響處，就走了一堂，都是這遜仁的寵妾。他最愛的兩人：一個叫作香心，一個喚作豔玉。遜仁指著道：「這二人不更好似你多哩，你既不願從我，我也不來強你，且同他們眾人進去罷。若到明日，我又有許多進來，你試看麼。」於是就命香心、豔玉二人，領了進去。果然次日，遜仁領兵剿賊，就把那些賊人的妻小，一個個都收了回來。把那醜陋的，都賞了軍士，只撿好的，又帶了若干，進到衙中。卻喚豔玉、香心扶出阿麗，道：「這些人可美貌麼？似你這等貴重，定要像天定的姻緣才消受得起時，我就不該有這許多的美女來配著我哩！真個那月下老人，曾將我足上就係了這無數的紅絲麼？我如今也曉得你意兒了，你在那赫連員外身邊，道他不曾做官，如今到我府中，想又嫌我是武人麼？我就將你賞了一個識字的，你定中意了。」因叫左右去喚那刁生來。

遜仁門下，卻有一個姓刁的，替他專寫帖的，名喚刁成，一時來到。這遜仁笑道：「刁成，是你造化，這婦人嫌我，不肯順從，我也不希罕他，就將這婦人你領去罷。」刁成夢也做不到的，過來叩了一個頭，便謝了都監，就一手把這阿麗領了去了。阿麗心下尋思，且同他到那裡，再做區處，於是就隨了刁成進房，卻哄著刁成道：「果是如今我情願隨你罷了，只是身子有病，待我在房中略息一會兒，你不可來攪我，我如今已是你的人了，休要記掛得。」刁成聽了這幾句安慰他的言語，只信是真的。也思忖道：「如今在我房中，怕他走到那裡去？」真個自己走了出來。阿麗掩上房門，暗暗垂淚道：「天生我這樣一個人兒，直恁受如此苦楚！我本待嫁一個文人才子，偕老終身，也得個一生愛惜，誰料一貌如花，倒命如一葉，東來西去，受人如此凌辱。若不知恥。豈非狗彘之類乎！我已尋死了十數次，不曾死得，今日是我死的日子了。待我死去問那月下老人一問，如何該受此報，也得瞑目。待要我委身又從這刁成，難道這刁成倒與我也是天緣麼？」說罷又哭了一場。腰下解了一條帶兒，高高掛起。刁成一會不曾進來，無人相救，就縊死了。

刁成等了又有半日，推門進去，嚇得半死，也大哭道：「是我無緣與你成親罷了，倒害你性命，著甚來由！」免不得去報了袁都監。都監也側然道：「真是個烈性女子，卻也難得。」即命取一副沙板棺木，將他盛殮了，就安葬在川江口斷腸坡下，不題。

卻說這阿麗縊死去，一靈不泯，杳杳冥冥，心中不怪生前這一干逼死她的人，卻一心只想著要見那注婚姻、冥司係赤繩的月老。飄飄蕩蕩的，遊魂到處。半路裡，卻好遇著兩個貴妃娘娘：一個是漢家的飛燕，一個是唐室的太真，遠遠招手道：「你來，你來。」阿麗香魂向前稽首道：「二位娘娘，是何朝代貴人，喚奴則甚？」二人道：「我也知你生前的事跡，與今朝歿後的心事了。我二人乃是趙飛燕、楊太真，也為當初受人之辱。死後心下不甘，特特來尋那月老爭辯哩。」阿麗道：「二位娘娘貴為天後，寵冠六宮，享無窮的富貴，逞不盡的風流，還有甚不足之事麼？」二人道：「那事也不堪重提了，提起也自傷心。只思我趙飛燕是個絕代的佳人，例狼藉在侍郎宮奴之子；我楊太真又是何等的美色，也為安祿山強奴所辱。雖只在生時，是找一念之差，那月老卻也不該先注定他該來辱我。如今都要去問他哩！」阿麗道：「如此就帶賤妾同行。」三人各處尋訪，卻好行到宋城。只見一個老人，拿著一本書，逐張張住那月下檢看個不了，將普天下逐家家的女兒，年庚、姓氏詳載在上面；又一個簿子，將普天下逐家家的男子，也個個注了姓名、匹配。趙飛燕三人，一同向前道了來歷，一齊的怨恨不已。月下老人指著他二人道：「我將你二人係在那一朝天子的足上，還有甚不好？就是那侍郎、宮奴、祿山反賊所為，皆汝二人自作之孽，我何曾也為你係著赤繩麼！自己不知愧恨，如何反來怨我？還不速退！」說得他二人好生沒趣，默默無言。

於是阿麗向前道：「我薛阿麗生在淮揚風景之地，自幼能攻書史，又生得面似芙蓉，身如楊柳。我不想到帝王家貫魚專寵罷了，難道一個文人也銷受不起？直將我遠遠的繫足在那赫連勃兀身上，果也是我不足麼！那勃兀一字不識，有得幾貫臭錢，怎就該配我？我一身的窈窕，絕世的聰明，倒該伴著那村人麼？比似世間更有那才高班馬、貌若潘安的人，去娶了個無鹽醜女，豈是甘心的？多少臨風望月，真正有情之人，落得洛神空賦，禰廟徒燒，不能成雙作對；沒要緊的健兒錢虜，若袁遜仁、赫連勃兀之類，倒後房玉立，有女如雲。你這月下老人，也莫怪我說，你卻是天下第一個不平心之人哩！你若不與我說個明白，我決不甘休，要與你同去見上帝，講個明白哩！」老人被這阿麗說得呆了，半晌做聲不得，於是將那婚姻簿子，從新簡看，一張張又翻了好幾遍，直翻到九千七億兆五萬八個八百五十六卷上，注著個揚州薛阿麗。應嫁與來科探花、武陵桃源縣人，姓梅、名芝者為妻。月下老人看完了，大吃一驚，道：「卻是如此，為何倒將這薛阿麗的赤繩，係了那赫連勃兀？」想了一會道：「錯了，錯了！」就對阿麗謝道：「是那日韓氏夫人因題了紅葉，得與那才人於祐成婚。成婚之後，二人在燈下雙雙謝媒，倒不謝我月下老，反題詩一首道：

一聯佳句隨流水，十載幽期愜素懷，
今日得諧鸞鳳侶，方知紅葉是良媒。

為他這一首詩得罪於我，我怪了他，要將他轉世，係與那赫連勃兀的，倒錯把你的姓名係了去，是我錯了。莫怪，莫怪！如今就把你轉世，仍舊係與那梅探花去罷。姻緣錯配了，只得去轉世償還你，如今也休怨我了。」薛阿麗卻才笑了一聲，道：「我說哩，竟是你月下老人錯了。」自此赤繩重係，梅雪同春，另做了再生夫婦，薛阿麗的姻緣方才不錯。只是那娟娘、月姊、豔玉、香心，倒底還錯不了哩。有詩歎曰：

名花月色兩相宜，正值花開遇雨殘，
那得花前同對月，大家歡飲倚欄杆。

總批：天下不平事盡多，如此錯配一節，與那才人失路者何異？識者倘有同心，必信斯言之不謬耳！

又批：為飛燕、太真又結一案，令人絕倒。韓夫人一段，不過文字波瀾耳，恰收拾到薛阿麗身上，精巧神奇，天衣無縫，妙絕，妙絕。